



L2MSS 理论模型在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中的效度及适用性分析

Validity and applicability analysis of the L2MSS theoretical model in a group of Thai Chinese learners

钟建安¹

ZHONG JIAN' AN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arakiet University

E-mail: 33239755@qq.com

韩颖琦²

HAN YINGQI

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Professor in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275923114@qq.com

Received: 08 February 2023 / Revised: 19 May 2023 / Accepted: 08 June 2023

摘要

近年来, 泰国汉语教育呈蓬勃发展之势, 针对泰国汉语学习群体的学习动机研究亦随之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界的一大研究关注点。由于现有的泰国汉语二语学习动机研究仍主要沿用二语动机研究旧阶段之旧理论来开展, 导致其对新时期泰国汉语教育情境下的学习动机类型、特点、影响因素等缺乏解释力, 为此本文采用当今学界中应用最广泛的新理论——L2MSS 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假设模型, 对 L2MSS 理论在泰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及 L2MSS 三大维度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探究。实验表明, L2MSS 理论在泰国不同汉语学习者群体中都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 L2MSS 三大维度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及中介关系。

关键词: L2MSS; 理论模型; 泰国汉语学习者; 二语学习动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ailand has been developing vigorously, and the study of learning motiv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 Thailand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research focu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cause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ai Chinese learning motivation is still mainly carried out with the old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motivation research in the old stage, which leads to its lack of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etc. of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ailand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the most widely used new theory in today's academic circles - L2MSS theory to build a theoretical hypothesis model, To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L2MSS theory in the Thai context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2MSS.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L2MSS theory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in different groups of Chinese learners in Thailand; There are certain interactions and media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2MSS.

Key words: L2MSS; Theoretical model; Thai Chinese learner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引言

近 10 余年来, 泰国各行各业对国际汉语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 泰国亦不断加大对本国民众学习汉语的重视与支持程度。然而长期以来, 泰国的汉语二语教学领域一直存在部分学生学习兴趣不足, 学习态度欠积极等学习动力缺乏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泰国汉语二语教学的整体效果和水平。为此, 研究并提升泰国学生汉语二语学习动机, 使其产生直接推动泰国学生进行良好汉语学习的内部力量, 已经成为泰国汉语教学界的一大研究关注点。

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 学习动机在二语学习方面所发挥的正向积极作用开始得到教育学界和心理学界的普遍认同, 对学习动机的研究也逐渐发展成为二语学习研究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 学界一般将二语学习动机研究划分为 4 个阶段: 社会心理学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认知-情境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过程导向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社会-动态阶段 (21 世纪初至今)。学者们在各个阶段时期都分别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二语动机理论, 而在当今社会-动态阶段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界中, 应用最广泛的新理论当属 Dörnyei 提出的二语动机自我系统 (以下简称 L2MSS), 这一理论在二语动机研究的新世纪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先进性。但迄今为止, 还极少有结合包括 L2MSS 在内的社会-动态阶段理论对泰国汉语学习者开展学习动机研究的案例, 这极不利于全球化背景下泰国新时期汉语二语学习动机的研究与提升。与此同时, 在长期的研究中, L2MSS 理论被质疑仍存在一些不足, 如没有就自身三大维度在影响学习动机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加以深入探讨等, 学界因此也迫切需要结合 L2MSS 理论开展更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以为充实和完善 L2MSS 理论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数据。

综上, 笔者拟以 L2MSS 理论为依据, 以验证 L2MSS 在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中的可行性为目的来开展相关调查研究, 并力争在弥补 L2MSS 理论之不足方面取得一些成果。

一、L2MSS 理论及相关研究之回顾与评价

(一) L2MSS 理论框架

为解决以往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一直以来所延续的线性因果关系模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动机体系这一问题，英国学者 Dörnyei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匈牙利开展了一项超过 10 年的大规模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在动机和行为中占有主导地位。随后他从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借鉴了“可能自我”这个概念来构建新的动机研究框架，并用 Higgins 于 1987 年提出的自我不一致理论来解释个体动机的变化过程，进而提出了 L2MSS 这一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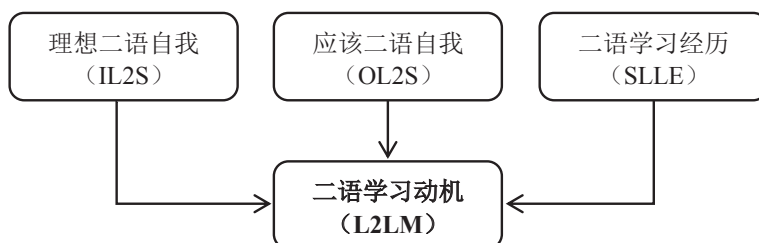


图 1 二语动机自我系统（L2MSS）理论框架（Dörnyei, 2005）

L2MSS 体系主要包括三大维度：（1）“理想二语自我”（IL2S），指与二语相关的理想自我部分，即如果学习者的理想自我是掌握某种二语，理想二语自我就将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以缩小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2）“应该二语自我”（OL2S），指人们相信自己在二语学习中可以具有为了避免负面结果的产生而应该具有的那些特征与动力；（3）“二语学习经历”（SLLE），指与特定的学习环境和以往的学习经历密切相关的情景动机。有研究表明，SLLE 包括有教师、课程设置、班级小组的影响和以往的学习经历、体验等（徐智鑫，2012）。L2MSS 理论主要强调学习动力来自于二语学习者想缩小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强烈愿望（Ushioda & Dörnyei, 2009）。

(二) L2MSS 理论的先进性

L2MSS 三大维度的内容都体现出了个体主动性、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性和心理结构的动态性（杨涛，2010）；相较于以往二语动机理论，L2MSS 对二语学习动机更具现实解释力，是更前沿、更科学的二语动机研究理论（周慈波，2016；陈英，2019）。L2MSS 理论自提出以来广受关注，国内外许多学者在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对其理论内涵和外延关联展开了实证调研（Ryan, 2008；Csizér & Kormos, 2009；Taguchi et al, 2009；Papi, 2010；Ueki & Takeuchi, 2012；韦晓保，2013；刘凤阁，2015 等），且以上研究基本都肯定了 L2MSS 理论可作为不同二语学习群体的动机研究框架。其他一些研究则表明 L2MSS 对二语学习行为有着较强的预测作用，可以诠释动机产生、增强、削弱或消失的转换模式（Kormos et al, 2011；刘珍等，2012；韦晓保，2014；詹先君，2015 等）。

L2MSS 既是对二语动机研究经典模式的挑战，也是对动机过程模式的完善和发展，它包含了学习者自身、语言和外部学习环境等三个不同层面的维度，并首次将该三个维度整合到一个动机模式中来，在增强动机理论基础的同时，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 and 方向。该理论能够解释多种现有动机理论模式，对语言学习动机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更加清晰的描述，它把“自我”摆在动机和行为研究的中心位置，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观照动机的多维性、动态性变化，从学习者自身角度出发，寻找其外在动机行为的原因以及动机和学习行为之间的联系，为二语动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并在个体动机的变化过程、动机影响因素和激发路径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该理论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下有较强的适用性，可为二语的教与学起到更大的指导作用。时至今日，L2MSS 理论仍被广泛应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多种文化背景下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中。过去 2 年来，在中国知网上可搜索到的 L2MSS 相关研究高水平论文仍有数十篇。L2MSS 理论正持续在二语动机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L2MSS 理论相关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1. 国内外 L2MSS 相关研究

自 L2MSS 诞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该系统所进行的研究总体上可为分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 2 大类。非实证研究包括对 L2MSS 的理论介绍以及对 L2MSS 与该领域其他变量的关系之研究，这些研究为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证研究则是运用客观数据及客观现象进一步厘清与 L2MSS 有关因素的作用关系。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 7 个方面：

（1）理论介绍与探讨，即介绍 L2MSS 的理论框架，分析其应用于本地区二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研究的前景，以及对 L2MSS 框架自身的科学性和完善性进行探讨等（李绍鹏等，2012；周慈波，2016；田成泉等，2018）。

（2）相关验证及有效性研究，即对不同的学习文化和背景乃至不同水平的二语学习者进行 L2MSS 的适用性及有效性验证，以及检验 L2MSS 能否有效地预测并解释学习者动机调控策略的使用和学习者的动机行为（Taguchi 等，2009；刘凤阁，2012；李昆，2021）。

（3）本体研究，即对语言的本质之研究和语言的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就是结合 L2MSS，以某些个体或群体为调查对象开展二语学习相关研究，如研究 L2MSS 的三个构成部分对学生词汇学习影响程度的大小等（詹先君，2018；陈欣怡，2019；丁佳敏，2021）。

（4）二语自我干预研究，指研究者基于 L2MSS 理论，通过对学习者的二语学习过程进行一定方式的干预，从而探索影响学习者二语自我形成规律的研究。第一种干预是想象刺激干预，如 Magid 等（2012）通过想象刺激干预激发学习者塑造自己未来的理想形象并形成较为清晰的二语自我；第二种是动机策略干预，即教师使用不同的动机策略激发学习者的二语自我，着重发掘教师在学习者的二语自我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王欣，2019）。

（5）影响因素研究，即从 L2MSS 体系角度出发，对影响二语自我的因素给予重要关注，通过大量的研究归结出影响二语自我的因素，如学习者人格、性格、性别、学习风格等自身因素，

家庭背景、教师的自主支持等外部因素 (Pawlak, 2012; Kim, 2014; 詹先君, 2015; 杨丽娟, 2017)。

(6) 教师教学研究, 即研究教师在 L2MSS 框架下如何通过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 学习动机, 以使 学生保持一定程度的二语学习动机和自主学习意识 (陈灿, 2014; 王欣, 2015; 董嫻, 2021)。

(7) 相关性研究, 即研究在提升二语动机的过程中, L2MSS 体系与体系外其他要素 (变量) 所发生的相互作用, 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研究二语动机自我、自我效能与动机行为的相互作用等 (刘珍等, 2012; 王琛云, 2019)。

对国内外 L2MSS 有关研究进行回顾后可发现, 相关研究内容集中、视角多样、成果丰富。虽然距该理论诞生已有 10 多年, 但与 L2MSS 理论结合所开展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 L2MSS 理论仍在国内外二语学习动机研究中不断发光发热。然而, 不论是 L2MSS 理论自身, 还是与这一理论有关的实证研究, 都仍存在一定的问 题。

2. L2MSS 理论及相关研究现存问题

(1) 实证研究有待丰富, 尤其是面向泰国汉语学习者的 L2MSS 相关研究有待丰富。Taguchi et al. (2009) 指出: 由于以往基于 L2MSS 的学习动机研究, 在研究对象、研究背景和研究设计上各有迥异, 导致部分研究结论存在争议, 所以 L2MSS 理论在不同国家、民族性格和文化背景学习者身上的适用性, 仍需更多的相关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纵观国内外现有的 L2MSS 相关研究, 总体多以英语的二语学习者为主,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研究占比非常小。英语与汉语无论是在语言、文字还是其背后所各自依托的文化方面, 都客观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规律、特征与风格。既然 L2MSS 是从学习者自身角度出发, 寻找其二语学习内在与外在动机行为的原因, 而这些原因大多会和该语言的学习难度, 和该语言相关国家 (地区) 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文化吸引力, 以及该国家 (地区) 对学习 者祖国的影响力, 学习者对该国家 (地区) 的好感度等有密切关系, 因而基于 L2MSS 理论的英语二语学习动机研究成果, 未必适用于指导汉语二语学习者学习动机之提升。同时, 不同国家 (地区) 汉语二语学习者的 IL2S、OL2S、SLLE 的形成与产生会与其自身的民族性格、文化特性、社会风气、教育环境及设施、学习氛围等有关, 最终可能导致其相应的动机产生原因、产生机制与过程、影响因素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 而最终激发汉语二语学习动机所采取的对策和教学指导方针亦有可能大相径庭。

然而迄今为止, 还极少有结合 L2MSS 理论对泰国汉语二语学习者开展学习动机研究的案例。在二语动机研究早已步入社会-动态阶段的时 代, 目前可检索到的, 以 L2MSS 理论为依据对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开展研究的文献仅有一篇, 其他研究仍普遍采用前三个阶段的动机理论。正如刘晓玉 (2019) 指出: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信息时代的发展对语言维度影响的日益加深, 传统旧动机理论框架对新时期二语教育情境下的学习动机类型、特点、影响因素等方面的解释力已显得不足”。综上, L2MSS 理论在泰国汉语教学应用研究中的缺乏导致该理论在泰国汉语教育情境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未能得到足够的验证, 这既不利于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学习动机的研究与提升,

也不利于 L2MSS 理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2) 对 L2MSS 理论缺陷的研究亦有待深入。L2MSS 的直接来源是 Higgins 的自我差异理论, 自我差异理论认为个体自我概念包括 3 个部分: 理想自我; 应该自我; 现实自我。Dörnyei 在提出 L2MSS 体系时, 只是将应该二语自我 (OL2S) 和理想二语自我 (IL2S) 分别与自我差异理论中的应该自我和理想自我作了对应, 却并没有进一步阐释在实际运用中这种对应关系应如何进行结合。除此之外, 将自己的这个系统对应以往动机研究模式时, 他也未对 IL2S、OL2S、SLLE 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出说明 (赵华荣、李兵绒, 2014)。L2MSS 理论对二语动机自我的内在结构, 以及其三大维度在影响学习动机过程中的相互间作用关系等更深层的问题都缺乏探讨, 理论框架仍稍显粗略, 尚需继续完善 (周慈波等, 2016)。从现有文献成果来看, L2MSS 之理论研究多为对 L2MSS 体系和多种外延因素关系的探讨, 对 L2MSS 体系三大维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有待丰富和深入。

(四) 研究启示

基于以上原因, 针对不同的第二语言以及不同国别的学习者, 尽可能地开展更多的 L2MSS 实证研究, 对相关二语学习动机研究和对 L2MSS 理论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学界应充分结合 L2MSS 理论, 逐步加大对对外汉语教学尤其是对泰汉语教学领域的学习动机研究, 以检验 L2MSS 理论在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中的效度及适用性, 并丰富 L2MSS 理论之探讨与改进的研究成果。因此, 笔者拟以 L2MSS 理论为依据, 围绕上述 L2MSS 理论自身及其相关研究的不足, 针对 L2MSS 三大维度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该理论在泰国汉语教育情境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通过构建并验证理论假设模型来开展相关调查、分析和研究, 以期丰富 L2MSS 相关研究, 完善 L2MSS 理论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目的

一是分析 L2MSS 理论假设模型在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中的效度及适用性, 验证 L2MSS 理论在泰国汉语二语教育情境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二是探索 L2MSS 理论之三大维度 (IL2S、OL2S、SLLE)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L2MSS 的动机预测功能

L2MSS 由 IL2S、OL2S 和 SLLE 组成。IL2S 和 OL2S 属于学习者的可能自我, 是未来目标导向。IL2S 指的是和二语有关的理想自我部分, 是学习者在二语学习方面想要实现的愿望和目标, 学习者个体有减小或消除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不一致的愿望, 因而产生的 IL2S 将会是促使学

习者进行学习的强大动力。OL2S 指的是学习者认为自己为了满足他人期望或为避免负面结果的出现所应具备的属性, 例如学习者为了达到家人或是老师的期望而愿意学习二语, OL2S 就能成为推动二语学习的主要动机。SLLE 则是指与当前学习环境和以往学习经历、经验有关的执行动机因素, 如语言课程的愉悦程度、学习同伴的影响、过往的成功经验等。Dörnyei (2009) 认为对于某些语言学习者而言, 最初的学习动机主要来源于二语学习最初阶段成功的学习经历, 且有可能会受到学习情境中的某些具体因素如教师、学习伙伴和教材等的影响。因此正面、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学习体验会激发出学生强大的二语学习动机, 故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IL2S、OL2S、SLLE 均对二语学习动机有正向影响。

2. L2MSS 三大维度的相互关系

首先, 已有的部分研究显示, OL2S 和 IL2S 这两种自我形象在中国大学外语教学情境中互相影响, 彼此融合 (周慈波等, 2016)。这一结论与 Csizer & Kormos (2009) 的匈牙利实验结果相悖。但笔者认为这一冲突可能源于中、西方文化下的自我理念差异。正如 Unemorieta1 (2004) 所言, 西方外语学习者更具独立性, 将个人认同从群体环境中抽离出来, 因此在西方学习者的理念中, 由内心“自我”驱使的理想自我可以完全脱离于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应有自我形象。而泰国、中国、日本等东方民族学习者更具“他我”特质, 容易接受或服从社会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并将这种特质投射于“自我”的认同中, 甚至进入“超我”状态, 以维持或到达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之间的平衡境界, 因此东方民族学习者易将个人的 OL2S 内化成为 IL2S。

其次, SLLE 作为跟当前和以往学习环境及经历相关的动机因素, 与 IL2S、OL2S 一样, 必然与当前自我、过去自我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 IL2S、OL2S 与 SLLE 之间, 理应可以通过当前及过去自我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此外, 以往的 L2MSS 相关研究 (例如王欣、王勇, 2019) 表明, 学习者的 SLLE 还可以体现在受以上因素影响后的自我管理, 往往表现为两大模式: 认知模式和情感模式。其中情感模式指的是二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对情感的控制, 包括对自信心、兴趣、焦虑、学习态度、毅力、性格心理等因素的控制, 这些因素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可发挥引导、启动、强化、维持、调控、制约等作用, 并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

学习者一旦建立起了积极的 IL2S、OL2S 形象, 将会促使其进行自我激励、自我克制和调节, 不断提高自我情感控制力; 促进其加强自我评价、自我分析, 增强其发掘和保持自我优势, 发现自我不足并提高学习自觉性的意识; 提升其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学习者能够自觉解决学习问题, 能够自我反思、自我计划和自我鞭策, 不断获得学习与提高的成功体验。因此, 成功的未来自我形象会带来学习者积极主动的自控行为和愉悦的学习经历 (体验)。综上, 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OL2S 对 IL2S 的构建有正向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OL2S 和 IL2S 均对 SLLE 有积极影响, 能促进二语学习者的自我管理, 获得更积极愉悦的二语学习体验。

3. IL2S、SLLE 的中介作用

综合前文“1. L2MSS 的动机预测功能”和“2. L2MSS 三大维度的相互关系”两个章节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我们可以看出：首先，OL2S 可通过促进、提升 IL2S 来最终影响二语学习动机，IL2S 实际上在 O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担任了一个中介角色；其次，IL2S 也通过促进、提升 SLLE 而进一步影响二语学习动机，SLLE 实际上在 I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担任了一个中介角色；再次，OL2S 也通过促进、提升 SLLE 而进一步影响二语学习动机，实际上 SLLE 在 O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也担任着中介角色；最后，OL2S 通过促进、提升 IL2S，进而促进、提升 SLLE，最终影响学习动机，则实际上 IL2S、SLLE 在 O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起到了一个链式中介作用。综上，笔者提出假设如下：IL2S 在 O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SLLE 在 O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IL2S 和 SLLE 在 O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SLLE 在 I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4. 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表

结合上述假设，笔者构建出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模型（详见图 2）。并根据模型图各变量的相互关系与路径顺序，对上述假设进行重新归纳整理和细分（详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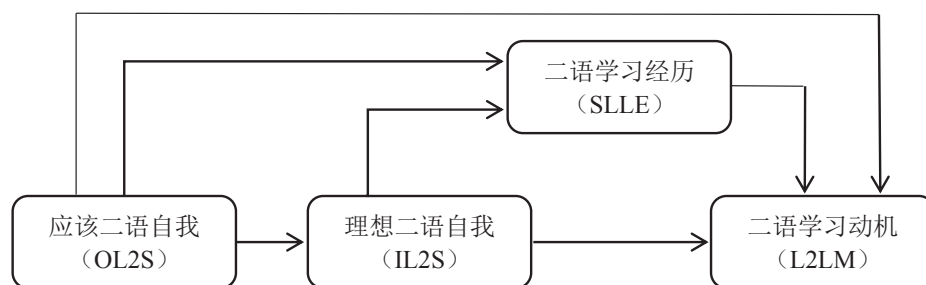


图 2 理论假设模型图（本文构建）

表 1 研究假设一览表

编号	假设
H1	OL2S 正向影响二语学习动机
H2	IL2S 正向影响二语学习动机
H3	SLLE 正向影响二语学习动机
H4	OL2S 正向影响 IL2S
H5	OL2S 正向影响 SLLE
H6	IL2S 正向影响 SLLE
H7	IL2S 在 O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8	SLLE 在 O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9	IL2S 和 SLLE 在 O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H10	SLLE 在 I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 调查问卷设计

本研究使用调查问卷作为研究测量工具，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研究相关数据。为保证测量工具的质量，笔者参考了多项 L2MSS 相关研究所涉及的学习动机问卷，选用了在国内外主流期刊上所发表的、有效性已得到验证的成熟量表。为进一步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在量表选择整理和预调研的过程中，根据前期预调研结果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结合泰国汉语教学实际对问卷量表相关指标的内容进行相应修订和确认，最终形成本研究所用的汉语学习动机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包括受试者的性别、年龄、年级、专业、汉语学习时长、是否三代内华裔以及 HSK 考试情况等。第二部分为汉语动机状态水平分量表，主要用以调查目前汉语教学情境下泰国学生的动机状态水平，此量表细分为二语学习动机状态（L2LM）、理想二语自我（IL2S）、应该二语自我（OL2S）、二语学习经历（SLLE）四个小部分，题项数分别为 14、9、7、8，共 38 个题项（量表各维度具体项目及来源如表 2 所示）。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的形式，从 1 到 5 依次表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基本符合、符合、完全符合。

表 2 问卷题项来源表

变量	维度	题项数	来源
因变量	二语学习动机 (L2LM)	毅力 (WP)	5
		时间投入 (TI)	4
		精力 (VI)	5
中介变量 1	理想二语自我 (IL2S)	工具媒介 (MTI)	3
		文化融入 (CII)	3
		志趣导向 (IOI)	3
自变量	应该二语自我 (OL2S)	学校因素 (SF)	3
		家庭及社会因素 (FF)	4
		教师因素 (TF)	3
中介变量 2	二语学习经历 (SLLE)	其他教学因素 (OF)	5
	总题项数	38	

(四)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6.0、Mplus8.3、AMOS24.0 等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有：

第一，描述性分析。分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采用频数（Frequency）和百分比（Percent）进行描述；数值型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采用均数（Mean）和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进行描述，变量的分布特征采用峰度和偏度呈现（Kline, 2016）。

第二，量表数据质量分析。以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作为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方法（Podsakoff et al., 2003），将 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信度测量指标，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估量表效度（Hair et al., 2019），以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来衡量聚合效度。

第三，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同等地位的随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描述客观事物相互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并用适当的统计指标表示出来的过程。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考察各变量的相互关系。

第四，通过 AMOS24.0 建立潜变量（Latent Variable）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探讨 IL2S 与 SLLE 在 OL2S 与 L2LM 间的结构关系，并基于 Bootstrap 法对 IL2S、SLLE 在 OL2S 与 L2LM 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以及 SLLE 在 IL2S 与 L2LM 间的中介作用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Mackinnon et al., 2004）。

三、分析过程及结果

（一）受试对象与样本收集

本研究面向泰国本土高中、大学（及以上）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共获得 508 份有效样本，样本的人口学特征频率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受试者中，高中一年级的占 29.9%，高中二年级占 19.9%，高中三年级占 10.0%，大学一年级占 20.1%，大学二年级占 10.1%，大学三年级占 4.9%，大学四年级及以上占 5.1%；男性占 37.4%，女性占 62.6%；年龄≤20 岁的占 65.0%，21-25 岁的占 25.0%，26-30 岁的占 10.0%；受试对象专业分布中，汉语专业占 59.4%，非汉语专业且汉语是必修课的占 15.9%，非汉语专业且汉语是选修课占 24.7%；受试对象接受汉语教育在 1 年以内的占 9.8%，1-3 年的占 20.1%，3-5 年的占 40.2%，超过 5 年的占 29.9%；受试对象属三代以内华侨的占 35.6%，不属于的占 64.4%；受试对象未通过任何一项考试的占 20.1%，通过了 HSK 考试的人中，HSK1 占 3.0%，HSK2 占 10%，HSK3 占 16.9%，HSK4 占 15.0%，HSK5 占 25.0%，HSK6 占 10.0%。样本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3 样本人口学特征统计表

人口统计变量	分类	频次	百分比 (%)
性别	男	190	37.4
	女	318	62.6
年龄	≤20 岁	330	65.0
	21-25 岁	127	25.0
	26-30 岁	51	10.0
年级	高中一年级	152	29.9
	高中二年级	101	19.9
	高中三年级	51	10.0
	大学一年级	102	20.1
	大学二年级	51	10.1
	大学三年级	25	4.9
	大学四年级及以上	26	5.1
专业	汉语专业	302	59.4
	非汉语专业、汉语是必修课	81	15.9
	非汉语专业，汉语是选修课	125	24.7

人口统计变量	分类	频次	百分比 (%)
汉语学习时长	1 年以内	50	9.8
	1-3 年	102	20.1
	3-5 年	204	40.2
	超过 5 年	152	29.9
是否三代内华裔	是	181	35.6
	否	327	64.4
考试通过情况	HSK1	15	3.0
	HSK2	51	10.0
	HSK3	86	16.9
	HSK4	76	15.0
	HSK5	127	25.0
	HSK6	51	10.0
	未通过以上任何一项考试	102	20.1

(二) 变量测量

借助 SPSS26.0、AMOS24.0 等软件对所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具体如下。

1. 应该二语自我 (OL2S)

应该二语自我 (OL2S) 量表含 2 个维度共 7 个测量题项, “学校因素 (SF)”、“家庭及社会因素 (FF)” 的题项数分别为 3 和 4。各维度 Cronbach's α (克隆巴赫系数 α 系数) 分别为 0.771、0.825, 均高于 0.7, 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为 0.833; 表明 OL2S 及其各维度均具有较高的信度;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chi^2/df=2.676<5$, RMSEA=0.058<0.8, GFI=0.981>0.9, AGFI=0.960>0.9, TLI=0.972>0.9, CFI=0.983>0.9, 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拟合要求; 维度组合信度指标 (CR) 值分别为 0.773、0.826, 均大于 0.7, 表明维度均具有较高组合信度; 收敛效度指标平均方法偏差提取量 (AVE) 分别为 0.533、0.542, 均大于 0.5, 表明各维度具有较好收敛效度 (详见图 3、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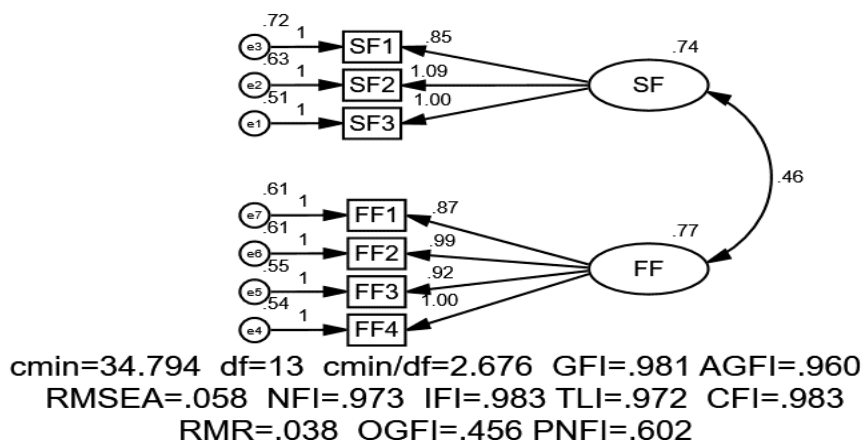


图 3 OL2S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图

2. 理想二语自我 (IL2S)

理想二语自我 (IL2S) 量表含 3 个维度共 9 个测量题项, “工具媒介 (MTI)”、“文化融入 (CII)”、“志趣导向 (IOI)” 的题项数各分别为 3。各维度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780、0.756、0.792, 均高于 0.7, 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为 0.861; 表明 IL2S 及其各维度均具有较高的信度;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chi^2/df=1.736<5$, $RMSEA=0.038<0.8$, $GFI=0.982>0.9$, $AGFI=0.966>0.9$, $TLI=0.984>0.9$, $CFI=0.989>0.9$, 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拟合要求; 维度组合信度指标 (CR) 值分别为 0.785、0.756、0.794, 均大于 0.7; 收敛效度指标 (AVE) 分别为 0.549、0.508、0.562, 均大于 0.5, 表明各维度具有较好组合信度与收敛效度 (详见图 4、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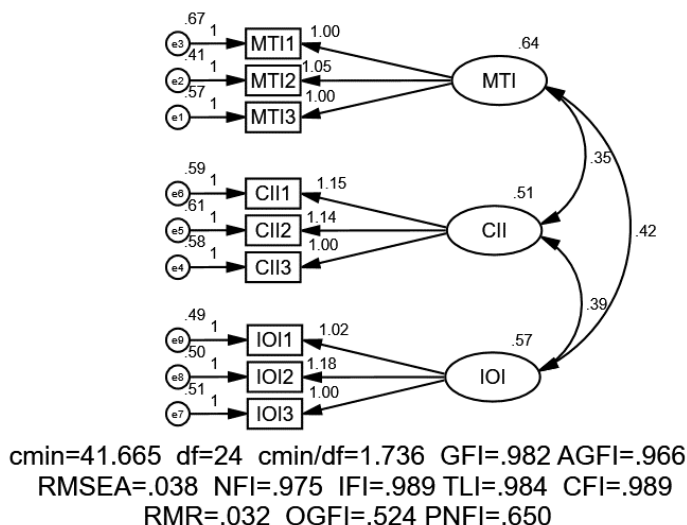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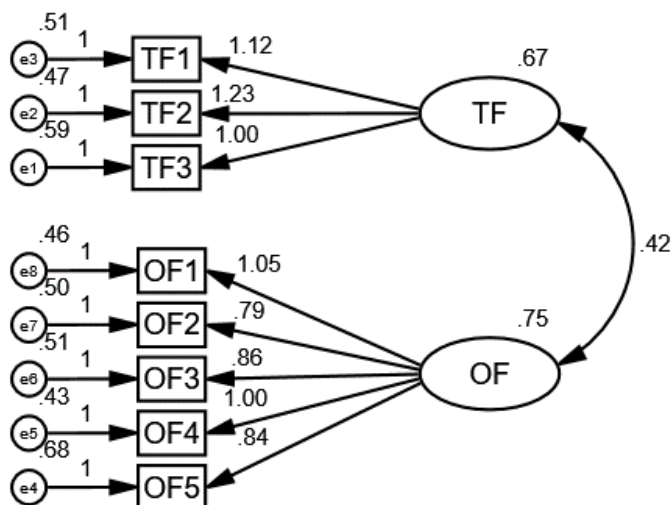


图 4 IL2S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图

3. 二语学习经历 (SLLE)

二语学习经历量表含 2 个维度共 8 个测量题项, “教师因素 (TF)”、“其他因素 (OF)” 的题项数分别为 3 和 5。各维度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24、0.856, 均高于 0.7, 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为 0.864; 表明 SLLE 及其各维度均具有较高的信度;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chi^2/df=2.840<5$, $RMSEA=0.060<0.8$, $GFI=0.975>0.9$, $AGFI=0.952>0.9$, $TLI=0.971>0.9$, $CFI=0.980>0.9$, 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拟合要求; 维度组合信度指标 (CR) 值分别为 0.826、0.857, 均大于 0.7; 收敛效度指标 (AVE) 分别为 0.0613、0.546, 均大于 0.5, 表明各维度具有较好组合信度与收敛效度 (详见图 5、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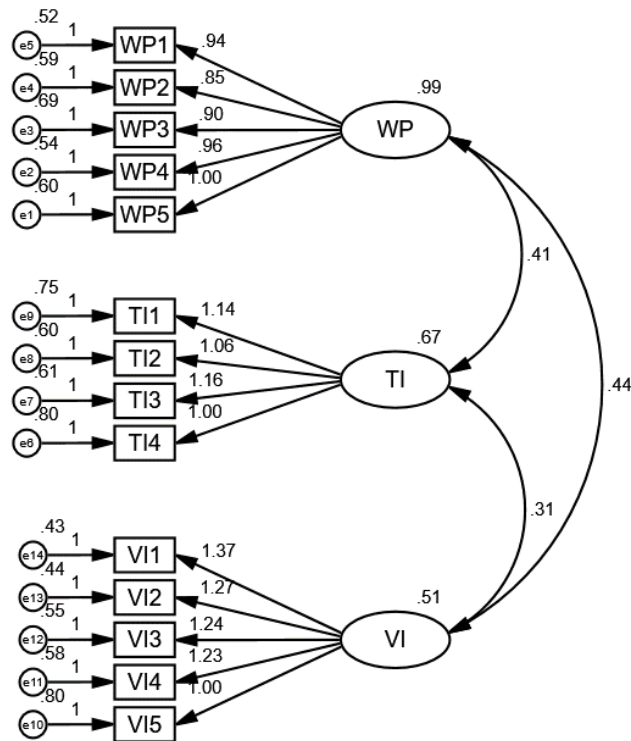


cmin=53.968 df=19 cmin/df=2.840 GFI=.975 AGFI=.952
 RMSEA=.060 NFI=.970 IFI=.980 TLI=.971 CFI=.980
 RMR=.033 OGFI=.515 PNFI=.658

图 5 SLLE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图

4. 二语学习动机 (L2LM)

二语学习动机量表包含 3 个维度共 14 个测量题项，“毅力 (WP)”、“时间投入 (TI)”、“精力 (VI)”的题项数分别是 5、4、5。各维度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79、0.820、0.870，均高于 0.7，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为 0.899；表明 L2LM 及其各维度均具有较高的信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chi^2/df=1.433<5$ ，RMSEA=0.029<0.8，GFI=0.970>0.9，AGFI=0.958>0.9，TLI=0.988>0.9，CFI=0.991>0.9，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拟合要求；维度组合信度指标 (CR) 值分别为 0.879、0.822、0.872，均大于 0.7；收敛效度指标 (AVE) 分别为 0.594、0.536、0.578，均大于 0.5，表明各维度具有较好组合信度与收敛效度（详见图 6、表 4）。



cmin=106.007 df=74 cmin/df=1.433 GFI=.970 AGFI=.958
 RMSEA=.029 NFI=.970 IFI=.991 TLI=.988 CFI=.991
 RMR=.036 OGFI=.684 PNFI=.789

图 6 L2LM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图

表 4 OL2S、IL2S、SLLE、L2LM 的信度与效度汇总表

Construct	Cronbach's Alpha	CR	AVE	N of Items
OL2S	0.833			7
SF	0.771	0.773	0.533	3
FF	0.825	0.826	0.542	4
IL2S	0.861			9
MTI	0.780	0.785	0.549	3
CII	0.756	0.756	0.508	3
IOI	0.792	0.794	0.562	3
SLLE	0.864			8
TF	0.824	0.826	0.613	3
OF	0.856	0.857	0.546	5
L2LM	0.899			14
WP	0.879	0.879	0.594	5
TI	0.820	0.822	0.536	4
VI	0.870	0.872	0.578	5

(三)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和控制未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第一，Harman 单因子法，可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实现。采用 Podsakoff 等人（2003）的建议，对问卷所有量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8.456%（小于 50%），说明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另外，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将所有量表降维后聚合到一个因子的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差，单因子模型拟合度差（ $\chi^2/df=7.634>5$ ，RMSEA=0.114>0.08，CFI=0.849<0.9，TLI=0.806<0.9），表明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第二，由于 Harman 单因子检验的局限性（Podsakoff et al., 2003），另采用控制未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法，即在基准模型中增加一个共同方法偏差因子（Common Method Varicance, CMV），考察该模型（4 因子+CMV）相比基准模型（4 因子）的拟合度是否有明显改善。根据 Little（1997）的建议，当样本量大于 200 时， χ^2 随样本量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应关注 TLI（Tucker-Lewis Coefficient）指数（又称 NNFI 指数），当 TLI 变化低于 0.05 时，表明模型拟合度未显著改善，亦表明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在本案例中，通过表 5 可以看出，4 因子+CMV 模型的 TLI 为 0.970，相比 4 因子模型 0.972 的 TLI，变动仅为 0.02<0.05，说明模型 TLI 未发生明显改变，进一步验证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四) 区分效度检验

区分效度（判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指在应用不同方法测量不同构念时，所观测到的数值之间应该能够加以区分。验证性因子分析是常用的区分效度评估方法（Hair et al., 2018），基于双构念模型的拟合优于单构念模型这一实际，加之本研究所用量表并非单维度量表，参照温忠麟和 Rogers 等人的建议及做法（吴艳、温忠麟，2011；Rogers & Schmitt, 2004；李育辉等，2016；张柏楠、徐世勇，2021），将各子维度题项进行平均值打包从而降维至一阶模型。经 Mplus8.3 建立验证性因子模型，并以 4 因子模型为基准模型，模型拟合度指标为 $\chi^2/df=1.966<5$ ，RMSEA=0.044<0.08，CFI=0.982>0.9，TLI=0.972>0.9，均达到拟合标准（Kline, 2015；吴明隆，2009），相比其他模型拟合度最优，表明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结果详见表 5。

表 5 区分效度检验

Fit	Model	χ^2	df	χ^2/df	RMSEA	GFI	AGFI	TLI	CFI
4 因子+CMV	4 因子+CMV 因子	57.005	28	2.036	0.045	0.978	0.957	0.970	0.981
4 因子	OL2S 、 IL2S 、 SLLE 、 L2LM	57.005	29	1.966	0.044	0.978	0.959	0.972	0.982
3 因子	OL2S+IL2S 、 SLLE 、 L2LM	134.956	32	4.217	0.080	0.948	0.911	0.906	0.933



Fit	Model	χ^2	df	χ^2/df	RMSEA	GFI	AGFI	TLI	CFI
2 因子	OL2S+IL2S+	207.383	34	6.100	0.100	0.923	0.876	0.851	0.887
	SLLE								
	L2LM								
1 因子	OL2S+IL2S+ SLLE+L2LM	267.19	35	7.634	0.114	0.902	0.846	0.806	0.849
Criteria				<5.0	<0.08	>0.9	>0.9	>0.9	>0.9

(五) 描述性分析与相关分析检验

本研究采用均值、标准差、偏度及峰度描述变量的平均水平、分布情况及离散程度。数据呈正态分布是后续进行深入统计分析（如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等）的前提条件，学者推荐采用偏度和峰度描述数据分布形式（Kline, 2016; Hair et al., 2018）。通常认为，当变量或题项的偏度的绝对值小于 3，峰度的绝对值小于 10 时，数据可视为正态分布，即满足正态性（Kline, 2016）。如表 6 所示，本研究中各个题项/变量的偏度和峰度的绝对值最大值分别为 0.846 与 0.856，均小于 3，数据呈正态分布，故满足后续分析条件。

表 6 问项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问项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问项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SF1	3.24	1.123	-0.173	-0.558	OF1	3.25	1.139	-0.100	-0.596
SF2	3.46	1.231	-0.492	-0.580	OF2	3.13	0.986	-0.147	-0.856
SF3	3.28	1.118	-0.287	-0.476	OF3	3.11	1.031	-0.295	-0.531
FF1	3.34	1.089	-0.243	-0.538	OF4	3.46	1.088	-0.397	-0.710
FF2	3.28	1.168	-0.289	-0.614	OF5	3.17	1.099	-0.134	-0.317
FF3	3.28	1.096	-0.305	-0.481	WP1	3.31	1.182	-0.368	-0.347
FF4	3.30	1.142	-0.271	-0.599	WP2	3.12	1.143	-0.257	-0.425
MTI1	3.58	1.146	-0.456	-0.480	WP3	3.31	1.224	-0.354	-0.574
MTI2	3.64	1.054	-0.585	-0.020	WP4	3.15	1.203	-0.197	-0.652
MTI3	3.57	1.103	-0.629	-0.168	WP5	3.30	1.260	-0.345	-0.790
CHI1	3.54	1.127	-0.444	-0.456	TI1	3.46	1.274	-0.560	-0.790
CHI2	3.52	1.133	-0.332	-0.671	TI2	3.19	1.164	-0.331	-0.828
CHI3	3.77	1.049	-0.650	-0.098	TI3	3.44	1.227	-0.473	-0.842
IOI1	3.72	1.044	-0.696	0.136	TI4	3.46	1.210	-0.482	-0.671
IOI2	3.72	1.135	-0.846	0.060	VI1	3.34	1.179	-0.494	-0.644
IOI3	3.77	1.037	-0.629	-0.052	VI2	3.37	1.126	-0.341	-0.680
TF1	3.26	1.164	-0.303	-0.596	VI3	3.37	1.158	-0.269	-0.602
TF2	3.34	1.214	-0.296	-0.856	VI4	3.27	1.166	-0.380	-0.594
TF3	3.22	1.121	-0.270	-0.531	VI5	3.29	1.144	-0.381	-0.600

本研究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记为 r ）测度 OL2S、IL2S、SLLE 和 L2LM 四个维度之间的下昂关系。检测结果显示，两两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具体为：（1）OL2S 与 IL2S ($r=0.415$, $P<0.01$)、SLLE ($r=0.299$, $P<0.01$)、L2LM ($r=0.414$, $P<0.01$)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2）IL2S 与 SLLE ($r=0.453$, $P<0.01$)、L2LM ($r=0.552$, $P<0.01$)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3）SLLE 与 L2LM ($r=0.451$, $P<0.01$)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详见表 7。

表 7 相关分析

维度	Mean	Std. Deviation	OL2S	IL2S	SLLE	L2LM
OL2S	3.313	0.806	1			
IL2S	3.649	0.752	0.415**	1		
SLLE	3.248	0.806	0.299**	0.453**	1	
L2LM	3.317	0.782	0.414**	0.552**	0.451**	1

注：**表示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双尾），相关性显著。

（六）假设检验

本研究通过 AMOS24.0 构建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理想二语自我、二语学习经历在应该二语自我与二语学习动机间中介作用，并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Bias-corrected Nonparametric Percentile Bootstrap Method）对中介效应置信区间进行估计（Mackinnon et al., 2004）。分析结果如图 7、表 8 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为： $\chi^2=57.005$ ， $df=29$ ， $\chi^2/df=1.966<5$ ， $RMSEA=0.044<0.08$ ， $GFI=0.978>0.9$ ， $AGFI=0.959>0.9$ ， $CFI=0.982>0.9$ ， $TLI=0.972>0.9$ ；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拟合标准，表明本研究模型能够得到数据支持，模型拟合效度良好。各假设的验证结果显示：（1）OL2S 对 L2LM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beta=0.250$ ， $P<0.001$ ）；（2）IL2S 对 L2LM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beta=0.379$ ， $P<0.001$ ）；（3）SLLE 对 L2LM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beta=0.304$ ， $P<0.001$ ）；（4）OL2S 对 IL2S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beta=0.615$ ， $P<0.001$ ）；（5）OL2S 对 SLLE 影响不显著（ $\beta=0.058$ ， $P=0.491>0.05$ ，路径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6）IL2S 对 SLLE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beta=0.598$ ， $P<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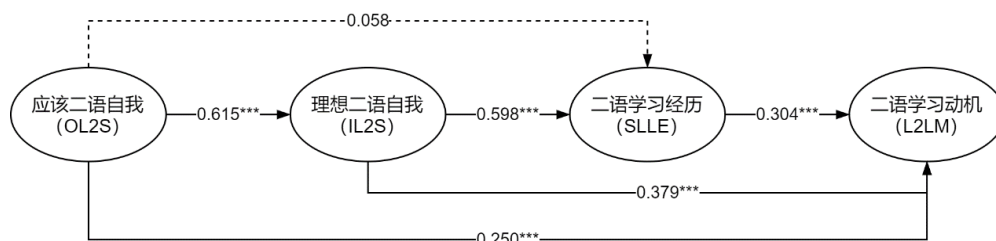


图 7 路径关系图

表 8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Hypothesis	Path	Std. Estimate	Estimate	S.E.	t	P	Result
H1	OL2S	→ L2LM	0.250	0.222	0.067	3.342	***	Support
H2	IL2S	→ L2LM	0.379	0.325	0.076	4.285	***	Support
H3	SLLE	→ L2LM	0.304	0.270	0.069	3.900	***	Support
H4	OL2S	→ IL2S	0.615	0.639	0.076	8.391	***	Support
H5	OL2S	→ SLLE	0.058	0.058	0.084	0.688	0.491	NO Support
H6	IL2S	→ SLLE	0.598	0.576	0.084	6.825	***	Support



此外, 进一步对 IL2S 和 SLLE 在 OL2S 与 L2LM 间中介作用进行分析, 采用 Bootstrap 法, 迭代 5000 次, 并估计效应值的 95%置信区间, 分析结果如表 9 所示。结果可见: (1) IL2S 在 OL2S 与 L2LM 间中介作用的 95%置信区间为[0.123, 0.365],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表明 IL2S 在 OL2S 与 L2LM 间中介作用显著, 且标准化中介效应量为 0.233, 该假设成立; (2) SLLE 在 OL2S 与 L2LM 间中介作用不显著, 95%置信区间为[-0.052, 0.093], 该假设不成立; (3) IL2S、SLLE 在 OL2S 与 L2LM 间链式中介作用的 95%置信区间为[0.043, 0.222],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表明链式中介作用显著, 标准化中介效应量为 0.112, 该假设成立; (4) SLLE 在 IL2S 与 L2LM 间中介作用显著, 95%置信区间为[0.070, 0.345], 标准化中介效应量为 0.182, 该假设成立。综上, 经分析验证, 本文的各项研究假设结论如表 10 所示。

表 9 基于 Bootstrap 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Hypothesis Path	Std. Estimate	SE	95% LCI	95% UCI	Ratio (%)	Result
Total Effect	0.612	0.074	0.457	0.751	-	
Direct Effect	0.250	0.091	0.076	0.432	40.8	
Total Indirect Effect	0.362	0.052	0.269	0.477	59.2	
H7 OL2S-IL2S-L2LM	0.233	0.062	0.123	0.365	38.1	Support
H8 OL2S-SLLE-L2LM	0.018	0.036	-0.052	0.093	2.9	NO Support
H9 OL2S-IL2S-SLLE-L2LM	0.112	0.046	0.043	0.222	18.3	Support
H10 IL2S-SLLE-L2LM	0.182	0.070	0.070	0.345	-	Support

表 10 假设汇总

编号	假设	结论
H1	OL2S 正向影响二语学习动机	成立
H2	IL2S 正向影响二语学习动机	成立
H3	SLLE 正向影响二语学习动机	成立
H4	OL2S 正向影响 IL2S	成立
H5	OL2S 正向影响 SLLE	不成立
H6	IL2S 正向影响 SLLE	成立
H7	IL2S 在 O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成立
H8	SLLE 在 O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不成立
H9	IL2S 和 SLLE 在 O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成立
H10	SLLE 在 I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成立

四、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 L2MSS 框架构建和检验理论假设模型, 探索了泰国汉语二语教学情境下, 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的个体自我情况、学习动机状态与 L2MSS 理论的一致性, 并同时完成了预设的对 L2MSS 三大维度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及中介关系的分析。

本文的假设检验中, “OL2S→SLLE” 以及 “OL2S→SLLE→L2LM” 这 2 个路径不成立, 主要是由 OL2S 无法显著正向影响 SLLE 这一原因所致, 说明在泰国汉语二语教学情境下, 泰国学生的 “应该二语自我” 对 “二语学习经历” 的正向影响效应并不明显。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理论模型验证结果以及 L2MSS 三大维度间多种相互作用关系成立与否之检验结果, 可以得出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1. L2MSS 理论可应用于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的学习动机研究

实验表明, 本文所提出的 10 项假设绝大部分成立; 同时经检验, 本研究的相关数据呈正态分布, 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各变量间相关性显著, 区分效度、模型似合度检验以及信度、效度检验俱佳。以上说明本研究中基于 L2MSS 的理论模型能够得到数据的有效支持, 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如表 8 所示, OL2S、IL2S、SLLE 对于二语学习动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值均 >0.20 , P 值均 <0.001), 这与 L2MSS 理论框架相一致。综上表明 L2MSS 理论在泰国不同汉语学习者群体中都具有可靠效度, 二语动机自我系统 (L2MSS) 适用于描述泰国汉语二语情境中的学习者动机状况。该结论部分印证了 Dörnyei (2009) 有关 L2MSS 理论具有普适性的观点。换言之, 在对不同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的汉语学习动机研究中, 都可以应用 L2MSS 模型作为研究框架。总体而言, 本研究补充、丰富了基于 L2MSS 理论的泰国汉语二语学习动机研究成果。研究证实 L2MSS 理论模型的效度在泰国不同汉语学习者群体中都得到了支持, L2MSS 理论的合理性和在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中的适用性及效度得到了新的验证。

2. L2MSS 三大维度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及中介关系

本研究对 L2MSS 的三大维度 (IL2S、OL2S 和 SLLE)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构建, 验证得出: OL2S 对 IL2S、IL2S 对 SLLE 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IL2S 在 O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可有效发挥中介作用; IL2S 和 SLLE 在 O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可有效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SLLE 在 IL2S 和二语学习动机之间也能有效发挥中介作用 (详见表 8、表 9)。这说明在影响二语学习动机的过程中, L2MSS 的三个维度并非是各自单独发挥作用的, 作为 L2MSS 体系的 3 个主要支撑点, IL2S、OL2S、SLLE 在正向影响学习动机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着对其他维度的动态影响。例如通过本研究可见, OL2S 可对 IL2S 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 “壮大” IL2S 来间接推动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提升, IL2S 亦在 OL2S 提升学习动机的过程中有效充当中介

者角色。

相比较于前人的研究，本研究以新的汉语二语学习者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并验证了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的内在结构以及 L2MSS 三大维度在影响学习动机过程中所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进一步充实了 L2MSS 理论研究成果，可为基于 L2MSS 理论的二语学习动机提升策略的制定与施行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引，并可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L2MSS 理论框架提供借鉴。

(二) 实践启示

本研究验证了 L2MSS 理论在泰国汉语学习者群体中的效度及适用性，也验证了 L2MSS 三大维度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及中介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如何在泰国汉语二语教学中提升学生学习动机的相关启示。

1. 注重 IL2S 在学习动机提升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如表 8 所示，在 L2MSS 三大维度中，IL2S 是直接正向影响二语学习动机的最强因素。同时由于 OL2S→SLLE 这一路径不成立，因此在 L2MSS 三大维度影响学习动机的过程中，IL2S 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枢纽作用（详见图 7）：IL2S 显著正向影响 SLLE（ $\beta=0.598$, $P<0.001$ ），因而 IL2S 可作为提升 SLLE 的重要“能量来源”；此外，OL2S→IL2S 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其路径影响程度较高（ $\beta=0.615$, $P<0.001$ ），存在 OL2S 通过内化为 IL2S 来助推学习动机提升的情况，因此，IL2S 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及链式中介作用。对泰汉语教师在拟定学习动机提升策略或干预方案时，应尤其注意着重帮助泰国学生构建、强化、激活其 IL2S。

2. 切勿轻视 SLLE 的作用

传统 L2MSS 理论框架认为，学习者个体主要因为减小或消除“现实自我”和“可能自我”（可能自我=IL2S+OL2S）不一致的愿景，从而产生学习动机，因而将 SLLE 视为对学习动机起较小作用的一个因素，SLLE 在三大维度中相对处于不太受重视的地位。但本研究表明：SLLE 是三大维度中直接正向影响二语学习动机的第二强因素。加之如前文所述，IL2S→SLLE 和 OL2S→IL2S 这 2 个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较高（分别为 $\beta=0.598$ 、 $\beta=0.615$ ），SLLE 在 I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 SLLE 亦和 IL2S 一起，在 OL2S 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发挥着重要的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学校与教师切勿轻视 SLLE 这一因素在学习动机提升中所发挥的作用，应重视并积极创建提升 SLLE 所需的条件。

3. 充分认识东、西方民族中 OL2S 作用的差异性

西方学者针对西方社会的 L2MSS 实验显示，OL2S 难以显著正向影响 IL2S，这与东、西方文化下的“自我理念”的差异性相符。由于西方二语学习者更具独立性，更注重自身意识的存在和觉醒，将个人认同从群体环境中抽离出来，因此在西方学习者的理念中，由内心“自我”驱使

的理想自我可以完全脱离于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应有自我形象。而包括泰国、中国、日本等在内的东方民族学习者却更具“他我”特质，容易接受或服从社会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并将这种特质投射于“自我”的认同中，甚至进入“超我”状态，以维持或到达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之间的平衡境界。因此在东方国家的二语学习者中，OL2S 不仅可以起到较强的提升学习动机的作用，而且容易将 OL2S 部分内化为 IL2S。本研究中，OL2S 对 IL2S 所存在的显著正向影响 ($\beta=0.250$, $P<0.001$) 也直接证明了以上结论。因此，在面向东方民族的汉语二语教学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注意发挥 OL2S 在东方民族二语学习动机提升中的作用，在对泰汉语教育工作中充分关注并提高学习者的 OL2S。

五、总结与展望

在以往的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中，鲜有结合二语学习动机研究领域最新发展阶段之理论而开展研究的案例，极不利于全球化背景下泰国新时期汉语二语学习动机的研究与提升；与此同时，L2MSS 作为二语学习动机研究领域最新发展阶段的代表理论之一，仍存在未就自身三大维度在影响学习动机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等不足，学界亦需要强化各国语言学习者的 L2MSS 实证研究，以为充实和完善 L2MSS 理论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数据。因此，结合以上两点问题与不足，本文运用 L2MSS 理论开展面向泰国汉语学生的实证研究。在获取 508 名泰国本土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调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和检验基于 L2MSS 理论框架的假设模型，本文验证了 L2MSS 理论在泰国汉语二语教育情境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探究了这一情境下 L2MSS 理论三大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实现了研究目的。本研究成果可为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指引，并为泰国汉语学习群体学习动机的研究与提升，以及为 L2MSS 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借鉴。

学界后续应扩大此类研究的受试面与受试范围，进一步丰富 L2MSS 理论框架下的泰国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研究成果，扩充此类研究的样本数量和样本种类，以为 L2MSS 理论在泰国汉语二语教育情境中的效度及适用性之验证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撑。此外，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契合泰国情境，补充、丰富研究模型，对 L2MSS 三大维度的关系作更充分、更全面的假设构建与验证。并可在验证 L2MSS 理论内涵的同时，力争突破 L2MSS 的三大维度范畴，开展 L2MSS 理论内涵和泰国汉语二语教育情境中其他因素的外延关联之实证调研，为泰国汉语二语教育事业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备注：本文为钟建安博士毕业论文《基于 L2MSS 理论的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结构关系研究》中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 刘凤阁. “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模型在中国不同英语学习者群体中的效度分析.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 (1):19-23.
- 刘珍, 姚孝军, 胡素芬. 大学生二语自我、焦虑和动机学习行为的结构分析. [J]. 外语界, 2012, (6):28-37.
- 韦晓保. 大学生二语动机自我系统与自主学习行为的关系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 (5):52-56.
- 詹先君. 中国情景中的理想二语自我多群组验证.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 (04):573-584+641.
- 赵华荣. 大学生二语动机自我系统与英语成绩相关性研究——以中北大学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D]. 太原:中北大学, 2015.
- 周慈波, 王文斌, 李琳. 大学外语学习者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实证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J]. 中国外语教育, 2016, (1):37-44.
- Mackinnon D P, Lockwood C M, Williams J. Confidence Limits for the Indirect Effect: 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 and Resampling Methods. [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04, (1):118-126.
- Papi, M. 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L2 anxiety and motivated behavior: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J]. System, 2010, (38):49-64.
- Ueki, M. & O. Takeuchi. Validating 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in a Japanese EFL context: The interplay of L2 motivation, L2 anxiety, self-efficacy, and the perceived amount of information. [J]. Language Education & Technology, 2012, (49):103-112.
- Kline R B.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Inc., 2016. 77-89.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ZHONG JIAN' 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Master's Degre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Teaching Chinese
	Address (地址):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18/18 Debaratana Road, Bangplee District, Samutprakarn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HAN YINGQI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ddress (地址) :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Daxue E Rd, Xixiangtang District, Nanning, Guangxi, China

